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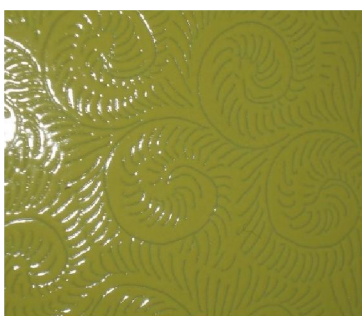


台北故宮藏洋彩錦上添花喜相逢雙環腰圓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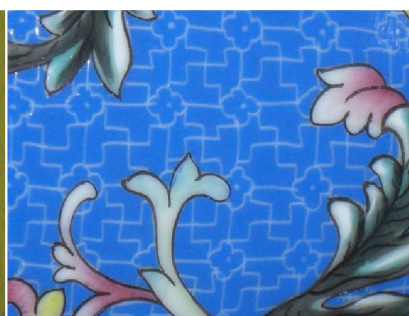
錦上添花

作者：黃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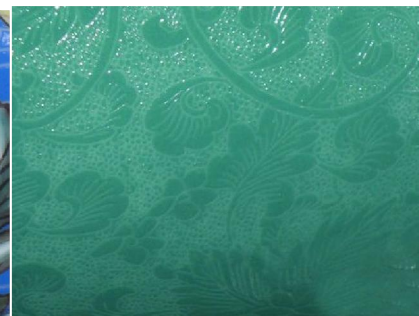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「錦上添花」，就是在滿地錦紋的留空處，再添繪紋飾。錦上添花紋飾，分「剔地」錦紋與「描畫」錦紋二種，剔地錦紋，紋飾微凹，描畫錦紋則略凸。二者皆精雕細琢、筆觸細膩，將各式錦地紋，如鳳尾紋，卍字紋、繡球紋、龜甲紋、柿蒂紋、花葉紋，以及修飾邊沿的蓮瓣紋、回紋、雲紋等，剔工精妙，一絲不苟。



鳳尾紋



卍字紋



花葉紋

「錦上添花」其實是當時宮中稱謂，景德鎮匠人稱之為「耙花」又稱「雕地」，亦即今日瓷友熟知的「軋道花」。「錦地」裝飾技法在雍正時便有了，但「錦上添花」瓷器到乾隆四年(1739)《活計檔》才有記載；到了乾隆七年(1742)以後，始看到當時督陶官唐英上呈的品目中有此物。所以有理由相信乾隆七年以前，「錦上添花」(即軋道花)應是由宮中造辦處以白素胎試作，之後始由景德鎮燒製。乾隆八年(1743)時，御審曾一次燒造兩千件錦上添花，可知乾隆甚喜此物。此後歷朝皆有燒製，唯以乾隆時期最為風尚。

但軋道花的製作工序十分繁複，必須經過一次高溫燒製瓷胎，二次低溫燒造紋飾，共三次，如描金的話，甚至四次或以上的燒成工序。以「剔地」為例，先拉坯成形陰乾，以鈷料寫款後施透明釉入窯以高溫燒成素胎；然後在素胎上打稿畫樣，再施低溫底釉，乾後按在釉面浮現底稿的畫線，用刀具刮出開光及空白位，預留將作繪畫(例如山水人物花鳥等)及輔助紋飾(例如纏枝蓮紋)之用，同時以針剔刻出錦地(例如鳳尾紋)；入窯以 750° C 低溫燒成半成品；此時畫家方可按稿填彩繪畫正畫及輔配紋飾，之後用乾淨毛筆將彩料洗開，表達濃淡明暗深淺的顏色過渡。乾隆時期最喜於口、底、裡吹綠松石釉，完成後檢查無色髒、無磕碰、無筆誤，始翻審，以十二小時氧化焰 800° C 燒結，方得成品。



製作錦上添花各工序

由於燒製工藝和技術難度大，所以成品成功率很低，而皇帝又鍾情此物，所以一般不作賞賜，大都珍藏於宮苑之中。2010年蘇富比以2.5266億港元拍出一隻「乾隆黃地洋彩錦上添花《萬壽連延》圖長頸葫蘆瓶」，便是當日藏於圓明園的一件以卍壽為主題、纏枝寶相花為飾的錦上添花瓶。



乾隆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葫蘆瓶

軌道花與粉彩最為絕配，二者「彩」與「工藝」結合，圖案繁複，讓視覺產生花卉與錦地互為層次的立體感覺，有如繁花錦綉般絢爛效果，賦予瓷器新的生命。傳世軌道花瓷品，以台灣故宮藏品最為豐富，其中乾隆官瓷最多，北京故宮次之。但「粉彩軌道花」此名目在清檔卻找不到，入目者盡是「洋彩錦上添花」。「軌道花」瓷友皆知即「錦上添花」；而「粉彩」這種工藝技法，雖在康熙時已有，但「粉彩」這專有名詞，到民國才有。乾隆時期的琺瑯彩與洋彩，性質相近，在造冊登記時常混為一談。《活計檔》將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同時歸入「乾清宮琺瑯器皿」，《陳設檔》則將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同時歸入「乾隆款磁胎」項下。其實洋彩在顏料上與琺瑯彩及粉

彩同一類屬；琺瑯彩用類似油畫筆法在釉面繪畫，撫之與釉面平；所謂洋彩，則是用西洋風格筆法繪畫。而粉彩則在紋飾下加玻璃白底，再在其上填彩洗開，撫之微凸；今日博物館及市場所見之軋道花瓷，多屬此。有關琺瑯彩、洋彩和粉彩，以後當為文與瓷友探討。



台北故宮藏洋彩錦上添花有蓋痰盂